

叶熙春专著

近代名医学术经验选编

近代名医学术经验选编

叶熙春专辑

浙江省中医学会 编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

人民卫生出版社

1141576

近代名医学术经验选编

叶熙春专辑

浙江省中医学会 编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崇文区天坛西里10号)

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5%印张 122千字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800

统一书号：14048·5015 定价：1.10元

〔科技新书目100—67〕

编写说明

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前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叶熙春，系我省已故著名老中医。学有渊源，医德高尚，行医六十余载，在沪、皖、江、浙享有崇高的声誉。一九六五年，为了继承名老中医经验，在省卫生厅直接领导和叶老亲自指导下，叶老的同事和学生杨继荪、张泳泉、裘笑梅、吴颂康、罗鸣岐、林钦廉、尉武等同志共同整理了《叶熙春医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受到读者欢迎。行将完稿的《叶熙春医案续集》却毁于十年动乱，叶老本人也在四人帮的摧残下含冤而逝。近年来在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继承整理祖国医学遗产的工作中，为了进一步继承叶老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我们举行了“纪念叶熙春百年诞辰学术报告会”。并邀请了叶老早年的学生出席大会，对其生平和学术有进一步的了解。省卫生厅再次成立“叶熙春学术经验整理小组”，对叶老的学术思想、临床独到经验进行了总结，编成本辑。《专辑》的内容包括叶老生平及学术经验简介和叶熙春医案两个部分。参加整编工作的有杨继荪、张泳泉、李学铭、史奎钧、吴伯平、吕直等，杨继荪主任医师作了较全面的审阅。裘笑梅、吴颂康、林钦廉、尉武以及叶老早年的门人蒋鸿舫（浙江）、陈绵川（安徽）、徐蔚霖、苏树棠（上海）、陈星伯（浙江）等提供了资料，特此致谢。由于我们对叶老的经验学习不够，理解不深，所反映的内容恐难体现其学术经验之全貌。如有错误之处，尚祈批评指正。

浙江省中医学学会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

一九八三年十月

目 录

生平及学术经验简介 ·····	(1)
生平介绍·····	(1)
主要学术思想和特色·····	(6)
学术渊源·····	(6)
学术思想和特色·····	(7)
治疗经验选介·····	(13)
治疗外感热病的经验·····	(14)
附：治疗湿温的经验·····	(22)
治疗痰饮的经验·····	(27)
治疗胃脘痛的经验·····	(31)
治疗月经病的经验·····	(35)
叶熙春医案 ·····	(40)
温病·····	(40)
风温·····	(40)
春温·····	(43)
暑温 附：暑湿·····	(46)
湿温·····	(50)
伏暑·····	(64)
秋燥·····	(67)
冬温·····	(70)
风斑·····	(71)
内科·····	(73)
咳嗽·····	(73)

哮喘·····	(78)
痰饮·····	(83)
肺痛·····	(88)
肿胀·····	(89)
胃脘痛 附：翻胃、呕吐·····	(99)
胁痛 附：肝痛·····	(106)
黄疸·····	(110)
疟疾·····	(115)
痢疾·····	(118)
眩晕 附：肝风·····	(121)
痹症·····	(125)
痿症·····	(128)
血症·····	(130)
蛔虫·····	(142)
妇科·····	(145)
月经不调·····	(145)
带下·····	(152)
胎前·····	(155)
产后·····	(158)
妇人杂病·····	(160)
膏方·····	(164)

• 生平及学术经验简介 •

生 平 介 绍

叶熙春，名其蓁，又字倚春，幼名锡祥。祖籍浙江宁波。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一日（农历十月十日）出生于杭州武林门外响水闸。幼年天赋聪颖。后经人推荐，得随当地名医莫尚古先生学习。习读医籍，刻苦勤奋，研考经旨，一丝不苟；随师临诊，也尽得师传。不数年，即能独立行医，涉迹医林。其太夫子姚梦兰为晚清杭嘉湖一带颇有声望的医家，擅长内、妇、儿科，对湿温时证尤有专长。见他年少有为，前途无量，破例令其侍诊。两年后，医术大进，遂令其离师二十里以远，在天目山南麓之余杭镇悬壶。

叶老出生贫苦，亲身体验到贫困之家遭灾遇病之苦痛，年轻时立志，若为医，一定要克尽济贫救病之天责。他给自己的诊室取名为“问苍山房”，表示做一个医生，治病救命，要问心无愧，要对得住天地父老乡亲。他言有信，行有果，努力解除贫病之疾苦，与群众建立了亲密的友情。所以行医不久，医风医德即得到广大群众的赞扬。

他虚心好学，力图上进，从不自恃自满。每当得知其他医生诊治疑难重症，常前往观摩学习。同道及前辈医家，见其勤奋，都乐于教诲。有一次，余杭葛载初老先生治一湿温重症，他恭立于后，细心揣摩。老先生拟方时思忖犹豫，叶不禁脱口而问：可用某汤否？葛抚掌大悦。方拟就，转嘱病家：此后生已尽得医道之要，日后可请他诊治。此后，叶之

医名与日渐增，很快就名闻余杭、临安一带。

在习医之初，叶氏的文学修养并不出色，后受同里前辈章太炎先生“不通国学，无益国医”一语的启发，钻研经籍，年复一年，持之有恒。医理文采日精，青出于蓝，学识声誉都在姚、莫二氏之右。

他治病处方灵活熨贴，屡起沉痾。一九二九年寓居沪上，治一胡姓妇人长期发热不退，虽经中西医药多方治疗，病势反见加重。经友人介绍请他诊治。诊断为湿温，并认为阴血本亏，阳气亦伤，湿热邪留，痰浊交阻。投清泄，痰湿阴凝益甚；授滋养，中焦更难旋运，立法处方，动辄掣肘。他巧拟辛开苦降之剂，以温胆汤加味，一剂气机得畅，痰湿稍化，病见起色。旋用清补，不日而愈。

一九四八年，叶老从沪回杭定居，已届古稀之龄，打算杜门著述，安度晚年。但在全国解放以后，目睹新旧社会的巨大变化及党和政府对中医事业的重视关怀，内心无限激动。他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党的中医政策的鼓舞下，他又以“卫生工作队伍中一名老兵”自称，兴致勃勃地走上了中医集体化的道路。一九五二年他集资创办了解放后杭州市第一座中医院——广兴中医院（即今杭州市中医院的前身）。命名“广兴”，以寄广传振兴祖国医学之望。一九五四年，又积极带头参加国家医疗机构，先后在杭州市中医门诊部、浙江省中医院等单位从事医疗、教学工作。由于他的崇高声誉和精湛医术，每次门诊，患者怀着信赖的心情，从四方各地，蜂涌而来。他总是提前上班，耐心细致地为患者除疾愈病，常常工作到下午一、二点钟。他还经常被邀请到省市各大医院为疑难重险患者会诊。如一九五五年夏，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请他会诊一位脊髓前角灰白质炎病人，当时患者高热昏迷，小便潴留，下肢不能活动。病情十分险笃，已被认为即使被抢救过来，终有瘫痪的危险。叶老通过细心诊察，认为此症乃湿温化燥，邪留营分。先当以清营开窍治其闭，待神志渐清，改用生津凉营、泄湿解毒除其热。数剂后而热减神清，小便畅通。继经调治，下肢功能逐渐恢复而愈。此治例曾引起中西医界专家的高度赞赏。当时政府号召，大力培养中医人才，他以耄耋之年，主动承担授徒带教任务。还不辞劳苦与广大中西医务工作者一起，多次下乡巡回医疗，送医送药。任劳任怨，为振兴社会主义中医药事业贡献力量。他曾多次兴奋地说：如果没有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中医这一行到我们这一代就要断种绝代了。正是怀着这种对党和人民的深厚感情，他不顾自己年老体衰，仍是一心一意地将自己有生之年献给党的中医药事业。

叶老对人民革命事业有深厚的感情，对由于长期革命斗争而致疾的老同志十分崇敬。一次在京出席人大期间，一位参加革命数十年的老红军双脚痿痹，寒冷疼痛，碍于行动。叶老经过周密的诊察和思考，诊断为寒痹久而转化为伏热，阴液亦受损伤。病程已久，证情寒热错综、虚实夹杂。当他以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和精湛医术，治愈了老同志的病后，他对身边的同志说：这些老红军、老干部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几十年，都是人民的有功之臣。在战争年代，他们流血负伤，积劳成疾，加之环境艰苦，又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护理，差不多人人身上都有伤残，并有多种慢性疾病，很难治。但我一定要悉心尽力地为他们医治，以减轻他们的病痛，使他們为党和人民多做几年工作。国家需要他们。这些肺腑之言，表达了他对党对革命的忠贞之情。

叶老禀性正直，爱憎分明，憎恶金钱权势。解放前在上海行医时，反动军阀官僚、汉奸买办、豪绅巨富，慕名求治者很多，他总是以一般病家相待，耻作阿谀奉承之态。有沪上某银行董事长孙某，病不眠不食不泄之症，群医束手，请他诊治后，病情很快好转。病家以日酬五十银元“留诊”，请他每天往诊。某日，因其他诊务去孙家稍迟，孙愠形于色，出言不逊。叶默然不语，处方毕，留下字曰：尔自富豪有钱势，我自行医有自由。若要卑躬侍候，尊驾另请高明。次日即不复往诊。孙无奈，只得父子登门道歉方休。然而对民生疾苦，又常萦念于怀。若遇孤苦贫病之家，常热情为之义务施诊、免费施药。每逢盛夏，又出资修合纯阳正气丸、十滴水等避暑成药，施送给杭州、余杭、良渚等城乡居民。平日施赈济贫亦为常事。

叶老热爱祖国，把个人和祖国的危亡盛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加紧侵华，民族危机日深。一次他偶然看见一张一个幼儿抱着大西瓜啼哭的照片，触景生情，欣然命笔，题词其旁：“小弟弟，因何哭，只恐瓜分要亡国。小弟弟，休啼哭，快快长大救祖国”。忧国之心，跃然纸上。解放初，国家暂有困难，政府号召购买公债，他把自己近几年的积蓄，全部购买了公债，支援国家建设。抗美援朝一开始，他又积极送子参军，保家卫国。

叶老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学术上精益求精，而且深明长江后浪推前浪，中医事业必须后继有人之理，对学徒和学生谆谆诱导，诲人不倦。常说：要学医，必先学通医理。不知医理而行其道，不是医师，而是医匠。又说：行医之道贵正直，最恶投机取巧，敷衍塞责。处方不可投患者之所好，不可乱开贵重药，也不可畏惧风险，而开四平八稳太平方，总

要以病症为准的。并书赠座右之铭：“病家苦痛，息息相关，折理穷研，深究病源。”他行医六十余年，先后授徒二十余人。解放后，各医疗、教育、科研单位选送来随其学习者更不知其数。学员深感叶老学识博大精深，受益非浅，现在他们已成为中医战线上的骨干。

为了鼓励和表彰叶熙春先生高尚的思想情操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党和人民给了他极大的荣誉。一九五四年当选为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经国务院颁布命令，任命为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一九五六年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又连续当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农工民主党浙江省委员会副主委、政协浙江省委员会常委。多次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一九五六年秋，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先生曾亲笔写诗题赠叶老，诗曰：“中西法治一炉新，日夕辛苦为人民。江浙农村行一遍，家家争诵叶熙春。”一九六五年，在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记载叶老临床经验的《叶熙春医案》，经他亲自审定，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国。

“相传末技历沧桑，服务精神未敢差。六十余年如一日，何惧暴暑与寒霜。”这是叶老在一九六一年八十寿辰之际，以“跛叟”署名自题的七言绝句，表达了他生命不息，为人民服务不止的思想情操。但是，正当叶老以伏枥老骥、志在千里的精神忠诚地为党的中医事业奋斗之时，十年动乱给了他身心以严重的折磨和摧残，致使他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含冤而逝，终年八十八岁。一九七八年八月，有关部门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恢复了名誉。

主要学术思想和特色

叶老的医学思想虽没有著作藉以体现，但在大量的临床验案和课徒教授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现据医案分析和门人回忆，就其学术渊源和主要学术思想特色探讨如下：

学 术 渊 源

叶老业医六十余载，誉满遐迩，名震浙沪，这是与他有着扎实的学术功底分不开的。叶老习医伊始，在名师的指导下，悉心钻研《内》《难》《伤寒》《金匱》等古典医著，打下了扎实的医学基础。其师莫尚古，临床精内科，治病擅长杂证调理，得到近代名医金子久先生的盛赞。如有五更泻患者，困顿日久，经治不愈。后慕名转辗至莫先生处，服三剂即愈。金氏叹云：莫先生吾不如也！叶老得其心传，更于金元李东垣脾累学说有所深究，故临床对虚劳、痰饮、肿胀及脾胃病等有独到的体会。如治虚劳，必以鼓动胃气为首务。他说：虚劳之源在于肾，其本在于胃。水吞腐熟不化精微气血，日久必虚。何况服药必赖脾胃以转输。故胃气不振，治疗任何虚损证皆无从着手。此与叶天士“内伤必取法东垣”之说一脉相承。叶老早年临证，所治温病最多，且辄有验效，此既得自太夫子姚梦兰先生的亲授，亦是宗尚叶、薛、吴、王学说，对温热证治深有造诣的结果。叶老治温病，对湿温尤为见长。尝说：治湿温用药最宜细仔，热重者宜用苦泄，但过用苦寒则热易化燥；湿重者宜用芳化，但过于香燥须防湿以化热。用药最宜法中有变，变中有法。语虽平常，寓理良深，

若非洞彻湿热源委，博涉温病实践，何能作出这样的议论！

综上所述，叶老的学术渊源，扎根于《灵》《素》等经典古籍，治杂病遵奉《金匱要略》，又得力于金元四大家，特别是东垣学说；治感证既贯穿《伤寒论》的辨证原则，又宗温热学派之法。对各家学说也能兼收并蓄，且能吸收现代医学的诊断技术和治疗思想，取人之长，补己之不足。故能自出机杼，别具一格，形成独特的辨证论治体系，而于临床取得卓越的疗效。

学术思想和特色

一、辨证识病，天人合一

人处自然之中，无时不受天时气候、地理环境的影响，祖国医学历来十分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内经》关于“天有五行御五位，……人有五藏化五气”，“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的天人合一整体观，长期以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祖国医学的理论与实践。叶老遵循古训，辨证施治最重整体观念，治病必详审地理、时运及人体禀质等各方面因素作出综合分析，而后给予恰当的治疗。尝说：习业中医，不但要熟悉中医的发展史略，认识祖国医学的发展过程和历代医学巨匠的学术特长，更要重视了解地理的分布、气候的寒温及其对人体的影响。特别是在对以往所谓的伤寒派、温病派的争论问题上，叶老认为，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没有从地域、气候和自然环境与人体关系上加以分析，若注意到这一点，就会看到伤寒、温病学派并无矛盾，而且各有千秋。我国地处亚洲，幅员辽阔。北方气候寒冷，风凜干燥，北人肌肤致密，身体壮实，感冒必用麻、

桂、羌、防，一般伤风亦宜辛温发散；南方地处沿海，气候温暖潮湿，南人腠理疏松，多汗易泄，伤风感冒只宜辛凉轻解，如银翘、桑菊之属。叶老认为，伤寒温病之争，焦点即在于此。又地理、气候加害于人，其病也有常有变，如有北人患风热感冒，治用辛温而化燥伤津，演成败证；南人病风寒外感，误用辛凉而戕伐中土，反增胃病者。还有因人体禀质不同，同一病患所表现的病状各异，又非因人制宜不能为功。

在整体思想指导下，叶老对运气学说有深刻的研究。临床常以时令、气运理论指导实践。如在余杭行医时，治一秋燥患者，高热汗出，大渴引饮，苔薄黄，脉洪大，证属阳明热盛。首诊用生石膏60克，药后病势不变。二诊生石膏倍用120克，服后热稍减而渴饮如故。三诊仍用白虎汤合增液汤，生石膏增至1000克，余如生地、玄参、鲜石斛等均加重剂量，并嘱用大锅一只，边煮边饮，不分昼夜。此后仍守原方，历三昼夜，高热始平，渴饮方息。以后原方去石膏，加西洋参调理而愈。事后叶老谓：此时运之由也。《内经》云，“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过”。今岁阳明燥金司天，“阳明司天，其化为燥”，而且还属“至而太过”，是故秋燥之气异乎寻常。因而当时药肆中鲜石斛等生津润燥之品奇缺，价格也数倍于往常。该患自始至终至诚以托，叶老同舟共济、胆大心细，而获全愈。若非成竹在胸，势必多歧亡羊，难挽如此重症。又如六十年代初，省某院住有支气管扩张咯血患者，每作咯血盈碗，中西医久治乏效，邀会诊。叶老检索以前所服处方，于益气养阴止血方中仅加生石膏一味，嘱原方照服，其病霍然而愈。问其故，曰：治病不视时运，安得效乎！仅举此两例，足以体现叶老谙悉经旨，治病因人因时因地制宜，

注重整体的学术特色。

二、四诊合参，各有倚重

中医诊病，依赖望闻问切四诊，而且特别强调四诊合参的重要意义。如《秦问·脉要精微论》指出：“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同时，古人又有“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之谓，以示四诊的独立性和临床应用价值。在祖国医学史上，许多卓越的医学巨匠匠心独俱，在某一诊察方法上也确有独到的经验和体会，如叶天士治温病察舌验齿法，张景岳重视问诊首创十问，俞东扶撰《古今医案按》非脉理备述者不取等，都体现出前贤在四诊方面各自的见解和经验。叶老临证，悉心细致，四诊皆备，但也有的放矢，抓住重点，各有侧重，并在审证求因、审因施治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体会。如在上海行医时，有从故乡来诊患者，背部突然长出一个“肉瘤”，形似葫芦，并逐日增大，患者惧怕手术割治，求治于中医。叶老审明病状，详询病史，得知患者宿病痰饮咳嗽，平素咯痰颇多。自此瘤出现，则痰嗽顿减，遂书祛瘀通络、化痰软坚之剂。服数剂，背瘤稍小，原方增损服数十剂后，背瘤完全消失，唯咳嗽咯痰又作，但不如前甚而已。叶老指出，此证系痰饮窜膜出肌，结成流痰。悉凭问诊，从详询病状及病史中悟出病因病机，寻思理法方药而愈斯疾。

叶老断病辨证，有时独取望诊，藉一望而下决断，且取捷效者，也不乏其例。如叶老悬壶余杭，有一六岁男孩病腹胀求诊，见其中腹高凸，腹壁青筋显露，病延两月，屡治不效。当即书以地鳖虫、归尾、桃仁、莪术、丹参等。侍诊者

疑之，以为幼年腹胀，并无七情内因，当用下法，何以用攻血药？数天后，病孩前来复诊，谓服药后大便每日有紫血秽物泻出，先多后少，现已能食。解衣视，脐腹高凸顿平。问曰：如此血臌，不待详询细查，从何着手辨证？叶老指出：凡臌胀病，腹筋显露，色淡者属气臌，色青者属血臌。此气臌血臌之分野。重温叶天士《临证指南·肿胀》医案，有“面色黄滞，腹大青筋皆露，……邪结血分”的记载。叶老的论断不仅是实践经验的概括，而且有着充实的理论依据。

叶老临床辨证，不仅凭藉娴熟的四诊技术，作出精确的诊断，而且努力吸取其他科学方法，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在古稀之年仍然重视现代医学的诊断技术，力求做到辨证清楚，诊断明确，使治疗有的放矢。如治“心下疼痛”，辨证属肝木犯胃者，必藉现代医学检查，明确是肝胆病，抑或肝胃病，而后或予清肝利胆为主，或是疏肝和胃为治，故而能取得更大的效验。

三、通常达变，出奇制胜

叶老以精深的理论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使得他处置疾病熟练灵巧，通常达变。盖病患者，六淫七情乘袭，气血阴阳舛乱，其理虽一，其变无穷。医者知其常，则能以常法治常病；达其变，则能以变法应变证。古谓上工不仅能治已病，还要治未病；今之良医不仅要能治简易寻常之症，而且还要能治疑难棘手之病。叶老通常达变之功突出地是表现在辨证和施治两个方面。例如叶老在京出席三届人大期间曾治一病例。患者早年双脚冻伤，酿成痼疾。来诊时两脚冰冷，肤色黯红而遍肢疼痛，行动不便。按脉沉细而涩，舌红而瘦，拟用养阴通络，加羚羊角0.9克，配以温经活血剂外洗而愈。

叶老指出：此病患者当年历尽艰辛，必疲惫已极，复风餐露宿，寒湿乘袭。鉴于当时条件环境，又无药疗治。寒湿杂至，合而为痹，郁滞而久，必内蕴化热。久而久之，真阴必耗。外症虽见肢冷疼痛而肤色黯红等一派阴亏之象，深究其本，实乃寒痹转为伏热，热深厥深之证，故又有脉弦舌红之征，若再墨守常规，不知变通，肆用温通，则真阴益亏，双脚势必致废。叶老以羚羊甘凉入肝，清肝凉血通络，搜剔肝经血分之郁热；合养阴生津通络之品，填补真阴，柔润肝筋，治病求本，切中肯綮。再配用温经活血之剂外洗，活血通经，使内伏寒湿病根外达，且与内服汤剂相佐，更有寒温互用，阴阳相济之妙。

叶老临证取法用药，常法中有变法，出奇以制胜。如治一肺癆挟感者，病体骨瘦如柴，肌肤甲错，加以形寒怯冷，高热鸱张，旧恙新感，正虚邪实，辨证并不费事，用药动辄掣肘。叶老略加忖思，即处以大剂芳香透表、发汗解肌之品，嘱多加水煎，略滚数沸，趁热倒入面盆，头盖面巾，任凭药气蒸熏，令药性从口鼻毛窍而入。两剂后，患者邪却热退。叶老权衡虚实利弊，对正虚表实之人，灵活巧妙地采取表药外用，重剂轻取之法，辄收卓效。可谓法活机圆、巧夺天工。

四、大小制剂，不拘常规

古人云：大匠诲人，能与人于规矩，而不能与人巧。中医治病，汗吐下和、清温消补，此仅示人立法之规矩，而选方遣药及剂量配伍，则又应根据天时地理和病体情况，随机活用。叶老治病既重视立法用药的精当，更注重药物剂量的配伍。尝谓：审症求因，立法选方，这是治病的规法。中医